

惜別



這是在日本東北某個村莊執業的老醫生的手記。

前些天來了一位中年記者，鬍子拉碴，臉色灰暗，自稱是本地報社的。他問我是不是東北帝大醫學部前身——仙台醫專畢業的，我說是的。

記者一聽，趕忙從胸前的口袋裏掏出個小本子，問道：「你是明治三十七年（1904）入學的對吧？」

「沒錯，我記得是那時候。」對於他慌裏慌張的態度，我覺得有些不安。或者說，和這個記者的交談，始終都不太愉快。

「那可太好啦！」他灰黃色的臉上浮現出笑容，翻開小本子，一下子伸到我面前，上面用鉛筆寫著三個大字「周樹人」。他用不容置疑的語氣說：「那你一定認識這個人！」

「認識。」

「我就說嘛！」記者有些得意，「他和你是同一級的，後來成了大文豪，就是魯迅。」說著，又對自己過於興奮的語氣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臉有些紅。

「你說的我也聽說了。不過，即使他後來沒那麼出名，只是作為一起在仙台學習時候的周樹人君，我也是非常尊

敬的。」

聽我這麼說，記者有些吃驚地看著我：「這麼說，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已經很了不起了。看來真是個天才啊。」

「不是那樣的，他就是個直率的好人。」

「譬如說？」記者一邊說，一邊又向前湊了湊。「其實我讀過魯迅的一篇散文，題目就是《藤野先生》。文章寫的是魯迅在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爭期間，在仙台醫專，受到藤野嚴九郎先生關照的事。所以我想把這些事作為日中親善的事例，寫成報道發表在新年專版上。正好聽說你是仙台醫專的畢業生，所以就來採訪你。請你說說那時的魯迅到底是什麼樣的。他那時就是一副憂鬱的表情嗎？」

聽他這麼一說，我反倒有些猶豫了。「不是的，那時的他沒什麼特別的。該怎麼說好呢？頭腦好、為人老實——」

「你用不著這麼小心謹慎，我又不打算寫魯迅的壞話，就是我剛才說的，為了日中友好，想寫篇報道發到新年號上。這又是發生在我們東北的事，也算是對地方文化的貢獻。所以，為了我們東北的地方文化，請你暢所欲言，給我講講當時的事。我保證不會給你添麻煩的。」



「我倒不是擔心你說的那些，」不知為什麼，那天我一直心情沉重，「畢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又不想敷衍塞責，但記憶畢竟有些靠不住。」

「你用不著這麼謙虛。這樣吧，我來問，記得什麼你盡量說就是了。」

接下來的一小時，記者問了很多當時的事情，我的回答很是雜亂無章，不得不讓他失望而歸了。不久，到了新年，我們當地的報紙以《日中親善的先驅》為題，以我回憶往事的形式，連續五六天連載了那個記者的文章。他倒真是有些本事，把我那些不得要領、雜亂無章的回答取其所需，變成了一篇相當有趣的訪談。我雖然佩服他的本事，但他文章中的周樹人君和恩師藤野先生卻完全變成了我不認識的旁人。他怎麼寫我我無所謂，但讀到他文章中完全走樣的恩師藤野先生和周君，我便十分難過。也許這都該怪我當時回答問題不得要領。面對那樣唐突而又直截了當的提問，我這麼蠢笨的人怎麼也找不到合適的措辭，只能無意識地嘟囔幾句。也許我無意中溜出口的一個詞，聽在對方耳中便放大了數倍，最終造成了誤解。對於這種問答形式的採訪，我本來就很不擅長。記者走後的幾天



裏，我一直都很難過。一方面對記者的採訪感到困惑，另一方面對自己不知所云的回答感到生氣。終於到了新年，看到報紙上連載的文章，我不由得對藤野先生和周君感到十分抱歉。已經年過六十的我，快要走到人生的終點了，為什麼不趁著現在，寫下我心中真正的藤野先生和周君呢？當然，我要寫這篇手記，並不是為了給那位記者的文章挑毛病，在如今的社會裏，那種帶有政治目的的文章也只能那樣寫，自然和我心中的人物完全不同。但我已年老，又是個鄉下醫生，不用考慮任何政治意圖，只想寫出對恩師與舊友的欽慕之情，真實地再現他們留在我心中的身影。有句話說：贊大善不如行小善，為恩師與舊友正名這件事，說起來是小事，但確是為人應行之正道，我雖已老邁，但定會竭盡所能。此時東北上空空襲警報頻頻，但在每一個晴好的日子裏，我朝南的書齋不用生火也像春天般暖和。我樂觀地預感到，我的工作一定會順利進行，不會受到空襲的影響。

不過，我也不能保證我筆下的恩師與舊友就是絕對的真實。像我這樣普通人的記憶有時就像盲人摸象，總是難免片面；加之又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記憶難免有模糊之

處，因此我雖然滿腔熱情地提筆，但心中難免戰戰兢兢。我會盡力寫出事實，哪怕僅僅是事實的一個方面。人老了，但不能囉唆，既然我不想寫出什麼傳世之作，那我會言簡意賅，力求達意。所謂「己所不知，勿與人言」。

明治三十七年初秋，我從東北一個小城市的中學畢業，來到東北第一大城市——仙台，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那年二月日本對俄宣戰，我到仙台時遼陽已經被攻陷，旅順總攻也已開始。有性急的，認為攻陷旅順指日可待，已經開始奔走商談如何慶祝。當時仙台的第二師團第四聯隊，隸屬黑木第一軍，被稱為「榴岡聯隊」，參與了鴨綠江渡河戰役，之後又在遼陽會戰中立下大功，仙台報紙以《神勇的東北軍》為題，連篇累牘地報道。一個叫森德座的小劇場立即上演了一齣《遼陽陷落萬萬歲》的即興滑稽劇。當時仙台到處都充滿了戰爭帶來的活力。我們也穿上醫專的新制服，戴上制服帽，懷揣著迎接世界黎明的美好憧憬，渡過學校附近的廣瀨川，去對岸的伊達家三代靈廟所在地——瑞鳳殿參拜，祈禱戰爭的勝利。高年級的學生大多志願當軍醫，恨不得現在馬上就上戰場。要說



起來，當時的人心也真是單純，真是朝氣蓬勃。學生們在宿舍裏徹夜討論如何發明新武器。譬如讓舊藩屬時代的馴鷹師訓練鷹帶上炸彈去炸敵人的武器庫，還有給炮彈裏裝上辣椒麵，扔到敵人的陣地上，讓敵軍眯了眼睛。這些現在想來讓人噴飯的所謂新武器，都是那些自詡文明開化的學生們樂此不疲的研究對象。據說有兩三個醫專的學生聯名投書大本營，推薦那個辣椒麵炸彈。還有更多血氣方剛的學生，認為討論新武器太慢，不足以表達自己的熱情，就在晚上爬上宿舍屋頂吹號。那時軍號在仙台學生中很是流行，一部分市民認為這純粹是噪音，應該制止，另一方面也有輿論煽風點火，認為應該組織個軍號會什麼的。總之，開戰半年來，國民可以說是意氣飛揚，不僅是學生，全體仙台市民都像孩子似的興奮不已，熱鬧中透出幾分單純可笑。當時周君便曾笑言日本人的愛國心「十分天真」。

從小地方來到大都市本來就讓我興奮，更何況是這樣一個因戰爭而喧囂沸騰的仙台。我早把學習拋到腦後，每日只是在仙台市內閒逛。說仙台是大都市，也許東京的人會嗤之以鼻，但當時的仙台有近十萬人口，在十年前的甲午戰爭時就有了電燈。市內像松島座、森德座這樣的劇場

每晚燈火通明，歌舞伎名角們輪番登場。門票便宜的有五錢八錢的站票，正照顧了我這樣窮學生的錢包。這還只是小劇場，仙台還有個仙台座劇場，能容納一千四五百人，新年和盂蘭盆節時，會請一些名角們來演出，票價自然不菲。其他時候，也會有浪花曲、魔術、電影等娛樂節目。另外，東一番丁還有個名叫開氣館的小型說書場上演淨琉璃和單口相聲，東京的名角幾乎都來演出過，我就是在這兒聽了竹本呂升的《義大夫》。那時芭蕉十字一帶已經成為仙台的市中心，新式建築林立，但最繁華熱鬧的還要數東一番丁。東一番丁的夜晚格外熱鬧，各種演出要持續到十一點左右，松島座前的招幡隨風飄揚，還張貼著五六張刺眼的水粉畫的海報，劇場門口招呼客人的聲音不斷，這些都留在了我的記憶裏。附近還有不少店舖，賣酒、蕎麥麵、天婦羅、雞肉料理、烤魚、年糕小豆湯、烤白薯、壽司、豬肉、鹿肉、牛肉鍋、牛奶、咖啡等等。還有個各種店舖雲集的商場，有麵包房、西洋點心店、舶來品商店、樂器店、書店、乾洗店、賣瓶裝酒及進口香煙的店舖、照相館、撞球屋、賣盆栽植物的，甚至有一家叫做「Plaza」的西餐館，店舖的留聲機不斷播放著唱片。整條街燈火通



明，恍如白晝，街上人來人往，摩肩接踵。這些已經足夠讓沒見過東京小川町、銀座、淺草繁華的我驚嘆不已了。仙台的藩主伊達政宗，是個新派人物，慶長十八年（1613）就派支倉六右衛門作為特使訪問羅馬，這讓其他藩的保守派瞠目結舌。他的開化思想一直影響到明治維新後，仙台市內隨處可見基督教堂，以至於談到仙台不得不提到基督教。還有很多教會學校，明治時期的文人岩野泡鳴年輕時就在仙台的東北學院上學，接受過基督教教義。島崎藤村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從東京來東北學院任教，教作文與英語。我在學生時代，就很喜愛島崎在仙台時期創作的詩歌，從中可以看出基督教的影響。當時的仙台，在地理位置上遠離日本中心，但在文明開化程度上，卻與日本中心高度契合。仙台区學校、醫院、教堂等設施數量之多讓人吃驚。還有一點，仙台是江戶時代最高法院所在地，也是維新後的高等法院、上訴法院所在地，可以稱為法院之都。這種傳統從街上遍佈的律師事務所可見一二。現在想來，我這樣一個鄉下來的土包子，在如此氛圍的城市中無所事事地閒逛，其實也是出於無奈吧。

我一面為仙台的文明開化興奮雀躍，同時帶著仰慕之

情遊覽了仙台周邊的名勝古跡。參拜瑞鳳殿祈禱戰爭勝利後，順便登了向山。俯瞰仙台全景，讓人莫名嘆息；眺望煙波浩渺的太平洋，又讓人不由得想大聲呼喊。年輕的時候，不管看到聽到什麼，總覺得對自己意義重大，難免心潮澎湃，遐想連篇。參觀青葉城遺跡時，我從儼然矗立的城門下進進出出，胡思亂想著自己要是生在政宗公的年代該當如何。我還去了不少名人墓地，總是煞有介事地深施一禮。有三澤初子，據說是淨琉璃《先代萩》中政岡的原型，有支倉六右衛門，還有那個號稱「六無」的林子平。後來，我的足跡逐漸延伸到榴岡、櫻岡、三龍溫泉、宮城平原、多賀城遺址等。終於有一天，我利用兩連休的機會，去了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島。

午後從仙台出發，步行十五公里左右，天擦黑時到了宮城縣的鹽釜。秋風吹得人瑟瑟發抖，我不由得有幾分害怕，於是決定今天先去鹽釜神社參拜，松島明日再去，當晚便投宿在一間古舊的小旅館。第二日一早，我乘上去松島的遊覽船。船上四五個人，其中竟有一個和我一樣穿著醫專的制服，留著稀疏的鬍鬚，看起來比我年長，不過從制服帽上顏色鮮明的綠色縫線和閃亮的帽徽可以看出是



和我一樣的新生。臉孔有些熟悉，好像在教室裏碰見過幾次。那年的新生有一百五十多人，來自日本各地，有東京幫、大阪幫，不論上課還是課後去仙台市內遊玩，都三五成群，有說有笑，好不熱鬧。只有我，因為來自偏僻的鄉下，本來就不愛說話，再加上口音重，怕人嘲笑，越發不願開口，因此和同級的新生們有些格格不入。租的房子也選在遠離學校的縣廳附近，和房東一家也沒什麼來往。其實仙台人說話也帶有東北口音，我也能說些東京話，只是我覺得反正人家都知道我是鄉下來的，沒必要裝模作樣。硬讓自己說東京話，反倒更可笑。這種心理也只有鄉下人自己才能明白。滿口方言自然會被嘲笑，努力說普通話反而被笑得更厲害，最後就乾脆不開口。我和同級生們疏遠，除了口音，還有別的原因。譬如烏鴉雖然不招人喜歡，外表更是乏善可陳，但如果只有一隻烏鴉落在枯枝上，看來也還不壞，也許烏黑的羽毛還會泛出幾分光澤。可要是一群烏鴉嘎嘎亂叫，那就只會招人討厭。醫專的學生也是一樣。成群結隊地在街上笑鬧，原本代表著尊嚴的制服帽看起來既愚蠢又骯髒。我很自豪自己是醫專的學生，為了這份自豪感，對那些成群結隊的學生自然避之唯

恐不及。這個理由聽起來很是冠冕堂皇吧。其實坦白說，我和同學們疏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常常曠課去外面閒逛。在去松島的遊覽船上遇到那個新生時，我著實嚇了一跳，心裏很不爽。我本以為自己是船上唯一的學生，打算在別人羨慕的眼光中好好遊覽一下松島，結果冒出一個和我穿同樣制服的來。而且看起來是個城裏人，氣質文雅，不管怎麼看都比我更像個秀才，這讓我一下子泄了氣。他一定是個每天認真按時上學的學生。他的眼神清澈冷靜，和我目光相對時，我討好地一笑，點頭行禮。不行，這可不行，兩隻烏鴉都落在船幫上，必定有一隻顯得黯淡無光，我可不想當陪襯。我這麼想著，找了個遠離秀才的角落坐下，儘量不看他。我想，他一定是東京人，說著一口流利的東京話，要是來和我搭話，那我就慘了。我拚命扭過頭去，做出一副一心欣賞松島美景的樣子。可是因為那個秀才，心裏總覺得彆扭。芭蕉^❶曾描繪過松島的美景：「諸島高低有致，有聳立向天者，有伏臥波浪者，有起伏跳躍者，亦有如抱如負兒孫者。島上松濤陣陣，墨綠如



蓋。其景如美人梳妝。造化之美，巧奪天工，非筆墨可以形容。」這樣的美景，我也無心欣賞。船到松島一靠岸，我便第一個跳上沙灘，逃也似的奔向前去。等到一個人時，我才鬆了一口氣。寬政年間出版過《東西遊記》的著名醫師橘南溪在《松島紀行》中說：「遊覽松島必乘船，必登富山。」當時到松島已有火車，我特意步行至鹽釜就是為了從鹽釜乘船去松島。遇到那個和我穿同樣制服，卻顯得比我優秀的學生，讓我有些敗興。對於眼前號稱堪比洞庭、西湖的日本第一美景也提不起興趣，眼中的大海啊，海島啊，松樹啊什麼的，也沒什麼特別，心想不如去登富山吧。從富山上俯瞰松島全景，應該能讓我一掃剛才的鬱悶。這麼想著，才發現自己也不知道富山到底在哪兒。算了，反正登上高處，自然能看到松島灣的全景。胡亂撥開野草，在山路上跑了一陣兒，終於停下來歇口氣時，回頭看了看松島灣。眼前的景色畢竟一般，完全不像橘南溪所描繪的「堪比西湖美景，放眼天下，無能出其右者」。也許橘南溪看到的美景要到更高處才能體會，這麼想著，我振作精神，準備繼續登山。也許是因為已在深山中，我不知不覺迷路了。周圍都是茂盛的樹林，好不容易鑽出樹林，

❶ 芭蕉：松尾芭蕉（1644-1694），江戸時代前期的著名俳句詩人。

才發現自己到了山後，眼前只有平淡無奇的農田，和奔馳在東北線鐵道上的火車，哪兒有什麼更好的美景。看來我是翻過了山頭。我垂頭喪氣地坐在草地上，這才感覺肚子有點兒餓了，吃了帶來的飯糰，便一下子躺倒在地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朦朧中好像聽到歌聲。沒錯，是當時的小學歌曲——《雲之歌》。

轉眼間越過了山

眼看著飄過了海

雲啊雲，不可思議

雲啊，雲啊

變成了雨，變成了霧

雲啊雲，不可思議

雲啊，雲啊

聽到這兒，我「撲哧」一聲笑了出來。也不知是跑調了還是怎麼的，唱得實在難聽。而且肯定不是孩子唱的，是個大人的破鑼嗓子。小學時我就害怕唱歌，勉強能唱的



只有《君之代》一首，但比起這個唱《雲之歌》的人，我可就強多了。我默默聽了一會，發現他一直在反覆唱《雲之歌》。估計這人也知道自己唱歌不怎麼樣，所以才選在這樣人跡罕至的深山裏練習吧。作為同樣五音不全的人，我突然有些好奇，很想看看這個人長什麼樣子。我站起身，循著歌聲而去。這歌聲有時聽起來近在咫尺，有時又忽然遠去，但一直沒有間斷。忽然，等我意識到的時候，我已經差點和這歌聲的主人撞個滿懷。我有些慌張，對方也挺狼狽，原來就是方才那個同船的學生。他白皙的臉微微泛紅，也許是為了掩飾自己的難為情，笑著和我打招呼：「剛才失禮了。」

有口音。不是東京人。我立即作出了判斷。正因為糾結於自己的口音，我對別人說話的口音也很敏感。也許他的家鄉離我不遠，我不由對這個歌唱天才有了好感。

「哪裏，是我失禮了。」說這句話時我特意強調了自己的地方口音。

當時我們站在一個有松林的山坡上，能眺望到遠處的松島灣，景致不錯。

我們並肩站在山坡上，看著眼前號稱日本第一的美